

成語與人生

一言九鼎

鼎是夏、商、周三朝的傳國寶。大多用銅鑄造，重量極重。言是話語言談，心聲之表露。「一言九鼎」是言「說一句話有如九隻鼎的重值份量。」說一句話，便算數，決心履行。言出必行，不失信於人，亦不失信於天下，我們便以「一言九鼎」來形容這信實可靠的高人品格。

言語真是舉足輕重啊！一言可以興邦，一言也同樣可以喪邦。這關繫興喪之鍵，只在乎一言之別耳！聖經中提到一件事，所羅門之子羅波安因拒絕老智者之諫，而竟聽從少不更事、血氣方剛年輕人的狂言，以致十支派隨叛徒耶羅波安而去，國土分裂。

是以古人「三緘其口」。勉慎言。戒多言。因言多必失。「多言多語，難免有過。」（箴十九）

人絕不應食言，該對言語負責，這才是高尚人格的君子。耶穌訓勉我們：「你們的話，是，就說是；不是，就說不是。若再多說（若

似是而非，或倒是為非），就是出於那惡者。」（太五37）

巧言佞色，寡矣仁。（裝出和善的臉色而刻意說甜言蜜語的人，必然缺少仁德的人格）。言為心聲，不可不慎。觀人以言，是為有誠；律己慎言，是為君子。

願我口中的言語，心裏的意念，在祢（神）面前得蒙納稅。（詩十九14）這正是我們不至失言的保險禱告啊！

一本正經

「一本正經」是描寫人對事的態度，步步謹慎，誠恐誠惶，言行莊重嚴肅，不苟且，不隨便，不苟言笑。

儒家主張行必正，言必恭。肉不正不食，衣不整不坐。非禮勿言、非禮勿視、非禮勿聽、非禮勿動。一切中規中矩，是為君子。這原則本屬理想。但會否有點拘禮、迂腐，甚至拘泥？久而久之，為了悉意遵循，刻板附會，作成偽君子樣，極欠自然瀟灑，又是見仁見智了。

無惻忍之心，非人也。這說明人皆應有仁愛之天性。否則，人性堪虞！無辭讓之心，非人也。這又說人皆應有謙讓之心性。否則你爭我奪，弱肉強食，你虞我詐，永無寧日！無孝悌之心，非人也。這原是人天性之醇厚，孝親悌弟為人之基本道德。不愛家人，何能愛鄰舍？在此人心非古，肉慾橫流之世，極應提倡復孝。「百行孝為先」，誠不虛也。

立人生標準是一回事，活出現實來又是另一回事。誰作弄這事與心違的矛盾現象？正如聖保羅自白：「立志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。……我所願意的善，我反不作；我所不願意的惡，我倒去作。……我真是苦阿，誰能救我脫離這取死的身體呢？」原來人肉體中真個一無良善。又難怪荀子說：人性本惡，善者偽也，是人為而已！幸虧保羅至終高唱見證凱歌：「感謝神。靠着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就能脫離了」（參羅馬書七25）

一板一眼

「板」「眼」是舊戲曲中的節拍，每敲一次板，就稱為一板。一板與一板之間，又有若干小節拍，就稱為眼。

「一板一眼」是說人做事嚴格遵守規律，絕不通融，從不隨便。至於「有板有眼」，則指做事中規中矩。前者是對人對事嚴謹不訶的態度；後者則是律己的原則和標準。

抑揚頓挫的旋律，加以板眼的節拍規格，形成混合感人的藝術結構。在音韻上流水行云，高山仰止，而不離形式上韻律的規格，無

論形式與內容均顯出美善的樂章來。

我們爲人生活，應廉潔自守。頓憶聖經中描述一段信心之父亞伯拉罕的佳美軼事。當他義救侄兒脫險歸來，得王禮遇，獻奉多金，理應因功受賞，而亞伯拉罕竟慷慨陳詞：「我已經向天地的主，至高的上帝耶和華起誓：凡是你的東西，就是一根線，一根鞋帶，我都不

拿。免得你說：我使亞伯蘭富足」（參創十四17-24）。這真是爲信徒君子的典範。

對神的獻奉更不可苟且。賢明合神心意的

大衛王，當他大事奉獻，以謝神赦免之恩福時，地主亞勞拿甘心獻出廣大禾場，和燔祭的牛，以爲大衛王獻祭之用。而大衛竟發肺腑言：「不然，我必要按着價值向你買。我不肯

我的非洲堇開花了！花瓣初掙出花苞，紫色的，是一種歐洲貴族的憂鬱。花瓣仍有幾分皺紋，像極了初出母腹的嬰兒，醜醜皺皺的，卻掩不住那份生機盎然的可愛！

我的非洲堇開花了！如神話，那樣瑰麗；如傳說，那樣幽邃；如奧秘，那樣詭奇。

我不是「綠手指」——所謂的園藝專家，過去有許多失敗的經驗。種草莓，結了兩個又瘦又小的果子，便逐漸枯萎死去；養水仙，風華一陣，便開始葉垂根爛；鐵線蕨也是一樣，薄薄葉兒薄薄命，不多久，全成了焦土。

這一切慘痛的失敗，全都源於自己的疏忽，怨不得這些小植物，看它們淒涼的下場，我也只能喟然長歎！

那知那天出外辦事，側見一家花店裏，小盆栽琳琳滿目，我的雙腳又止不住向那兒奔去，猶豫了一下，終於選定其中的一盆非洲堇，付了錢，歡歡喜喜地捧回家，我的園藝綠夢又油然而生。

這一次，我可就小心翼翼了，將它放在我的書桌正前方，不但可欣賞心悅目之效，又可以隨時照顧，一舉兩得。

它起初總不開花，只是綠葉一天比一天肥

用白得之物作燔祭，獻給耶和華我的上帝」（參撒下廿四18-25）。

基督人生更爲乾淨俐落：「該撒的物當歸給該撒；上帝的物當歸給上帝」（參太廿二15-22）。

這不苟且，正直人生態度正是成功者當有的特質。

大，我這才體會周邦彥的詞句：

「風老鶯雛，雨肥梅子。」（滿庭芳）

「肥」字用得如此精華，把植物那種強逕健碩的生命力形容得淋漓盡致。

今年初春，清一色的綠葉中心，突然冒出一個小花苞，花苞奇醜無比，像毛毛蟲蜷縮成一圈，顯得有些滑稽。我埋首讀書、寫作的空檔，總不忘抬頭將它細細端詳。

一日日等待花事的消息，有時急得叫人手足無措，但它竟幽默地選擇我最煩亂的時候，向我初綻花容。那一剎那相遇的喜悅，勝過心理協談輔導，或是安慰千言萬語，人與自然相契的玄奧盡在其中。

我的園藝綠夢至此，已圓了一半，綠葉茂盛、花事初旺，我望著葉中心不斷向上竄冒的幼葉，提醒自己要保持續殷勤照料。

上帝將生命的年歲交在我手裏，一如我案前的非洲堇，切莫閒懶疏忽，總要做醒耕耘，默然等待的時日不會太久，生命的花朵總會在最黑暗的低谷赫然開放。

案前，非洲堇笑得更開朗了，如神話，那樣瑰麗；如傳說，那樣幽邃；如奧秘，那樣詭奇。

我的非洲堇

黃友玲

坐到書桌前，事務繁多令我心生煩亂，書本、資料堆積如山，待辦的事大排長龍，

低頭想找一枝筆、一張紙，寫下辦事程序，孰料真如大海撈針、草叢尋寶……。

喘吁吁、汗涔涔，就在這時，一則神話、一個傳說、一樁奧秘闖進了我的世界，像被沈重的地撞擊了一下，全身癱瘓，但可喜的是，思想清醒得不能再清醒。